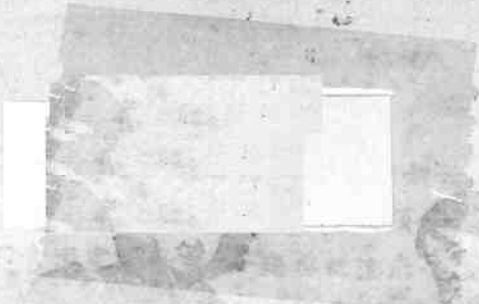




十一名家庭妇女办工厂

李剑云 郑玉梅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在沈阳市北关区东横街一条狭窄的胡同里，传出了有节奏的机器声和铁器敲打声。这是由十一个家庭妇女，没用国家一文投资，创办的“北关区五金电材工厂”在生产。她们白手起家，在一年的时间里，由一个生产小组发展成为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小型工厂；拥有二十多台机器，近三百名工人，生产着五十多种工业产品。今年产值达五十万元。她们还拥有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粮站、文化图书站、洗衣房、缝纫组等文化福利和服务事业等组织。她们是怎样创造这个奇迹的呢？

白手起家 从无到有

那还是1957年的事，东横街第五居民委员会主任于玉兰同志，当她听到贫困户向国家要求补助的时候，她就想：假如我们街道妇女都能够组织起来，不仅可以减少国家的开支，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多贡献一把力量，这是一举两得多么好的事啊！她越想就越高兴。一天，她和居民委员会副主任田淑卿同志核计这件事，原来田淑卿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愿望。商量的结果，决定先组织一个



生产小组试试看，但是生产什么？有一次发现在她们居民委员会里有个职工家属在加工“铸物顶子”（注），她们想，这玩艺也不错。可是又一想：“做这玩艺谁要呢？得先摸清门路。因此，她们就到本委在厂子里工作的工人家去，向他们打听“铸物顶子”的销路情况，并且还问他们厂子需要不？工人们都说：我们厂子很需要，哪个月也得用上一百多公斤。她们一听可高兴了，觉得组织起来，生产“铸物顶子”的销路不成问题。因此，于玉兰同志就组

注：“铸物顶子”是翻砂工业的砂箱口所用的一种顶柱。

織了烈屬、軍屬和街道干部等十一个妇女，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成立了鑄造工业用的“鑄物頂子”生产小组。

“不拿国家一分钱，一定要把生产小组办成功。”这成为她们共同的誓言和决心。但是，困难很多，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没有钱，怎么办？”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自己筹集。她们东借三元，西借两元，有的由一毛两毛地凑起来，张锦清老大娘把吃菜的錢也节省下来，还有的人把买棉衣的錢也拿了出来。就这样，小溪汇成大河，总算拼凑了一百元钱。她们就用这錢，租了半間没有盖的破房子作为厂房，并决定少花一点錢，自己动手，把它修理好。

那么高的房子，她们从来也没有上去过。初次上去，两条腿颤的厉害，心里一再說着：“不怕，不怕”，然而两条腿仍旧不听使喚。她们就只好趴在房上，慢慢地把板子釘上，把泥抹上。田淑卿站在房子下边往上添料，突然房子上面掉下来一块木柱，打在她的肩上，肩膀上立即肿了起来。虽然她痛的很厉害，但别人劝她休息，她不听。仍旧忍着痛，坚持干活。房子终于修好了。但是錢也花的不少。一百元钱資金整整用去了八十元。只剩了二十元钱作为生产流动资金。“没有生产工具怎么办？”她们到邻居、熟人家打听，到一些退休的老工人家寻問，终于借来了三个长久没有使用的生了锈的手搬压力机和八把锤子，她们自己动手修理它，磨去锈，擦上油。凡是生产上需要的东西，只要是自己家里有的，都献了出来。水

桶、油布、坐墊、斧子等等，連使用的機器油，也是用大家的梳頭油來代替。經過這樣簡單的筹备工作，在去年七月十五日，她們坐在地上，用石頭作為生產案子，揮起了錘子、斧子——一個婦女生產小組就這樣地干起來了。

當時，有些人認為她們是異想天開。“嘻！幾個老娘們，還能辦工廠！？簡直是不自量力。”“驢馬自古上不得牌嗎，老娘們辦工廠，保證辦不成。”但是，風涼話並沒有把她們的意志吹冷，在黨和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下，她們堅決地干了下去。

突破困難 堅持生產

生產的開始，也是和困難戰鬥的開始。

去年夏季陰雨連綿，她們的房子漏得很厲害。真是：外面多大雨，屋內雨多大；外面雨住了，屋裡還嘩嘩。她們的全身都淋透了。生產用的爐子和錫鍋是怕水的，下雨天就漏得不能繼續生產了。修理一下吧？再也沒有錢了。能夠在這個困難面前低頭嗎？她們的決心是一致的：不能。為了堅持生產，在那雷聲隆隆、雨水淫淫的日子里，她們就用兩個人打着雨傘，把錫鍋和爐子遮住；又在地上挖了一個坑，把漏進來的雨水引進坑內，用一個人由坑內往屋外掏水；其他八個人在雨水中堅持干活。

她們做的“鑄物頂子”需要用錫塊、鐵片、火礮等作原

料。因為她們的流動資金只有二十元，沒有錢多買，一次就只能買幾斤錫塊、幾斤鐵片和幾角錢的硫酸。買一次不夠一天用的，就一天買好幾次。居民委員會主任、生產小組長于玉蘭每天早上天還沒有亮就起來了，



頭不梳，臉不洗，飯也不吃，撇下她那才兩個月的孩子，就到十多里地遠的五金公司去買料。買好了料——一瓶火礮，五斤錫塊，她就背着往回走，為了省點錢，她連五分錢的電車費都舍不得花，在那酷熱的夏天中午，太陽熾熱得



象一个大火球，人們都熱得躲着它，馬路上很少行人；她却背着沉重的錫塊，汗流浹背地步行回工廠。當她又累又餓的時候，真想坐下來歇歇，可是，她想起了家里十個婦女姐妹們焦急而熱情地等待着原料的心情，以及那種沖天的干劲，她忘記了餓和疲勞，拔開步子就往回走。

熱錫要用煤，她們還是沒有錢買，怎麼辦呢？拾煤核去！她們不怕髒，也不怕別人的嘲笑，每天到垃圾堆里去

拾，为了不影響白天的生產，她們經常披星戴月亮地到垃圾堆里拾煤核。天黑看不見，就用手一塊塊地摸着撿，每晚總要撿到下半夜才回家睡覺。有一位同志說：“我們工廠里有的人已成為撿煤核的專家了，只要用手一摸，就知道是煤渣還是煤核。”

由於她們生產的工具簡陋，開始做一種比較簡單的“鑄物頂子”還可以對付，誰知剛開工十幾天，唐山工業局就向她們訂貨，要七千個長度四分的“鑄物頂子”，並且要求五天內交貨。這樣大批的訂貨和緊迫的時間，對她們來說還是頭一次。她們又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訂貨部門這樣信任自己，一下子就訂了大批活；擔心的是，人少工具簡陋，能完成任務嗎？但是，她們並沒有被困難所吓倒。當時，她們還沒有做四分長的“鑄物頂子”的工具，而且其他能用的工具也不夠，幾個老大娘就用手、用眼、用經驗代替了工具，比划着把鐵絲截成四分長的鐵柱子；沒有卡尺，就用做衣服的尺代替；沒有擰粗鐵絲的工具，她們就用手擰，手上磨起了血泡，就用布包着鐵絲擰。為了趕時間，她們晝夜不停地苦幹着，干暈了，就倒在旁邊躺一下；干餓了，就吃點冷飯。就是這樣，她們一邊干一邊學，終於戰勝了一切困難，按時完成了訂貨任務。

在生產中學習技術，掌握技術

搞生產就要有技術，生產“鑄物頂子”，技術雖然比較

简单,但是,对于这些过去只会围着鍋台轉和只会拿針拿綫,只懂得柴米油盐的家庭妇女說来,熟悉生产过程,掌握机器操作,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第一次拿起鎚子打卡子的时候,鎚子打下去,簡直象个淘气的孩子一样不听话,东蹦西跳的。生产出来的許多“鑄物頂子”七歪八扭的不合規格。这样的产品是推銷不出去的。于是,她們一面向附近的工人請教,一面大家同心協力共同發揮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来学习和掌握技术。

做“鑄物頂子”的一个重要工序是鍍錫,她們剛鍍錫的时候,把制成的“鉄頂子”往錫鍋里一放,就象水滴入沸滾的油中去一样,叭叭直响,滾燙的錫沫飞溅出来,溅在她們的臉上、手上、腿上,衣服被燒破了,皮肤燙起了一个个的大水泡。这是什么緣故呢?为了寻找答案,她們到处奔走,請教有經驗的工人,后来才弄明白,只要加入些盐酸就好了。组长于玉兰同志馬上去买了瓶盐酸,瓶子盖松了,盐酸流了她一手,她怕盐酸撒了可惜,就把瓶子緊緊地抱在胸前。哪知道,回来一看,手和衣服都被盐酸燒坏了。“吃一塹、长一智”,她們这才知道盐酸具有强烈的腐蝕性。經過失敗、摸索,她們逐漸掌握了鍍錫的技能和盐酸、硫酸等物品的化学性能。正象六十多岁的王老大娘所說的:“过去什么‘酸’啦‘硫’的,連听都沒听说过,現在我全明白啦!”

在生产操作上，她們也不斷地向住在附近的工人請教，學一點，用一點，大家同心同德共同發揮智慧，來掌握和提高技術。在開始做一寸的“鑄物頂子”時，由於沒有紐絲床，做出來的“鑄物頂子”長短不齊，不合規格。她們立即召開了小組會進行研究，穆云福老大娘建議用鉄片墊在三分長的索子上，使頂子的長短能合乎標準；同時，為了避免用力輕重不勻而影響頂子規格，她還建議每個頂子要正面和反面砸兩次。她們當場進行了試驗，行啦！既省力又能控制標準。大家立即都按照這個土辦法來做，保證了產品規格。就這樣，她們在實踐中摸索學習，克服了不懂技術，沒有技術員的困難，逐漸掌握和提高了技術。現在，她們每個人都是掌握了全部生產過程的熟練工人，什么都干，樣樣都會，連精密的千分尺，複雜的蘇式電纜頭、避雷間隙等等的製造和安裝，也掌握得很熟練了。目前，這十一名婦女都達到了三、四級工的技術水平，生產效率提高了二、三倍。

是工廠也是共產主義的學校

經過幾個月艱苦的道路，工廠生產在日益發展和壯大，她們間的“我為人人，人為人”的共產主義思想也在生產勞動中逐漸地樹立起來。工廠的每一個人，都愛廠如家，哪怕是掉在地上一塊小鉄角，一個小錫球，她們都



要拣起来。军属王老大娘在没有参加劳动前，受政府补助，经常表示不满，群众去慰问她，她骂人家是“净扯蛋”。自从她参加生产以后，她的思想慢慢地转变了，感觉党对她的照顾真是太周到了，她对党更加感谢和热爱。不仅再也不骂人也不埋怨政府了。而且她生产特别积极，早上别人都还没有来她就先来了，把熬锡的爐子生上火，把厂房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白天干了一天活，晚

上她不肯下班，还要干。工厂扩大后，来了不少新同志，只要她看见她们不爱护工具和浪费材料，她就会唠叨半天，直到你改正为止。居民们都說：“现在王大娘真变成另一个人了。”年青的家庭妇女張凤兰，是街里有名的“打架王子”，經常为打架上派出所，还上过几次法院。她也不料理家务，她的屋子髒的象个厕所，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去劝說她，她就把人家属了出来。她的丈夫是个钳工，也經常挨她的罵。因此，他丈夫在工厂里生产情緒很不好。后来，居民委员会决定吸收她参加生产小组，当她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感动地哭了起来，她說：“我連做梦也没想到干部、邻居还这样寬容我，信任我，我过去太不对了。”参加生产以后，同志們也經常帮助她：“什么事都要为大家着想，一个人不好，就要連累全体。”现在張凤兰生产很积极，家务也管理得很好，屋子里經常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看她决心大，改得快，在最近还选她当居民小组长，从此，她丈夫的生产情緒也好了。并且她丈夫还能主动地帮助她們的生产小组解决一些生产技术上的問題。

居民委员会主任、生产小组长于玉兰同志，因为成天工作很忙，去年秋天，她給孩子买了几尺布做棉衣服，可是总沒有时间做。一天，她发现已买好了的布和棉花不見了。誰知过了几天，却不知是誰又悄悄地送回来一身縫好了的棉袄棉褲。这是羣众看到干部一天到晚很忙，都主动地帮助干部做飯洗衣服。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同志

式的團結互助的人與人的關係出現了。

為了積累資金，發展生產，她們克服了生活上的種種困難，自動提出三個月不領工資。辦廠初期，黨和政府很關心她們，見她們在生



產中暫時尚沒有收入，要給她們一些生活補助，可是她們不要，而自己想辦法，克服困難。王老大娘每天下班以後，雖然已經很累了，可是她還打夜班給別人拆洗被褥，納鞋底，增加點收入，補助當時的生活困難。她們就是這樣地以廠為家，克服個人困難，把生產小組搞起來了。

劳动的成果 光輝的明天

就是这样，在一年的时间里，她们的生产小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两个生产车间、六个生产小组的工厂了。她们由生产十余种技术较简单的“铸物顶子”，到现在能生产技术较复杂的、电气工业所用的、最新式的苏式高压电缆头。生产的品种有铸物顶子、电缆头、代替避雷器的绝缘拉杆等二百多种，支援了二十多个国营工厂的建设。今年她们的产值是五十万元，上缴给国家十万元以上的利润。每月除了开发工资以外，已经积累了两万元的资金。今年可以使全厂基本上实现机械化。

随着生产的发展，她们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每人一月可拿到三十多元的工资，按家庭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月生活水平由七元以下提高到十元以上。以前的救济户曹老太太现在不仅不再用政府救济了，而且还在银行储蓄了三十多元。居民委员会妇女主任田淑卿的丈夫是机床三厂的工人，过去因为生活困难，经常向工会请求补助，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把母亲送到妹妹家里。家庭生活的牵累，使他的工作情绪很不好。但是自从田淑卿参加生产以后，每月有三、四十元的收入，生活不再困难了。从那时起，她丈夫就再也没有向工会要求补助，还把母亲



从妹妹家里接了回来，今年春天还买了五十元钱的公债，而且还添置了不少的新东西：手表、床单、皮鞋、新衣服等等。现在她们的吃穿都有很大改善，由“月月靠救济”到“户户有储蓄”。

由于生产的发展，和她们参加生产摆脱家务劳动的要求，她们没花一文钱办起了两所能容纳三百名儿童的幼儿园和托儿所。能容纳一百多人吃饭的食堂也是白手起家办起来的。洗衣组、缝紵站、理发组和修鞋小组也组织起来了。她们还办了一所能容纳六十多名适龄儿童的民办小学校。

孩子妈妈们，每天早晨到工厂上班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和幼儿园，够上学年龄的儿童就背起了书包到民办小学去上课。托儿所、幼儿园的奶奶和阿姨们，热情地把孩子们迎接来以后，就教他们唱歌、画图画和做各种游

戏。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每个人都会唱好几支歌子，孩子们还能在黑板上画出很象样子的大苹果、梨等图画。每当参观的人来到幼儿园时，孩子们用清脆的嗓音唱着：“幼儿园是我家，阿姨爱我我爱她……”“社会主义好”等歌曲。托儿所的孩子們，因为刚刚开始过集体生活，他们呆了一会儿之后，有的孩子们就喊着要找妈妈！这时阿姨就把他们抱在怀里，象妈妈一样地哄着他们！到晚间下班后，幼儿园的孩子們排着队，由阿姨們把他们挨个送到家里，妈妈們也到托儿所把孩子接走了。

她们的食堂也是白手起家办起来的。食堂所有的桌椅和锅碗瓢盆，都是职工从家里拿来的。一个人去食堂一天花两角多钱，就可以吃到三顿饱饭。妇女們在洗衣房和縫紉站洗衣服、做衣服，又便宜、又快。

这个工厂的发展远景更是令人兴奋！她们计划到明年生产总值要达三百万元，资金积累达六十万元，并要实现电气化、机械化，她们要拿出一部分积累资金，盖两幢大楼（四十间）做为职工宿舍。今年，他们要在扫除文盲的基础上，成立业余中学，使脱离文盲的职工达到高小水平，在初小学习的职工达到初中水平。

她们的实际行动改变了那些說风凉話的人对妇女的看法，連他們也不得不伸出大拇指头来称赞：“真了不得呀！几个老娘們办成了工厂！”

这一切，可以预期：在生产发展了以后，街道上的学

校、托儿所、文化(图书)馆、洗衣房、公共食堂等等集体的文化福利事业,将会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普遍地发展起来。那时人民的生活将会有更大的提高,妇女将会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完全解放出来,家务劳动将逐步地为社会劳动所代替。这是共产主义萌芽在街道中的迅速成长。